

奇晉齋叢書

快雪堂漫錄

快雪堂漫錄

記慶安坐化事

今歲正月湖南淨慈迎雲栖蓮池師講圓覺師以
十三日赴法席甚盛聽衆二千餘某日有客比丘
慶安宣城人自言明日日中吾當化去或尤之曰
莫捏怪惑衆安不顧先以銀二分授丐者令買薪

明馮夢禎開之撰

陸烜子章訂

火我次日衆守至日中成散去將晨忽起禮一老
佛約數十拜遂端坐合掌而逝停三日顏色鮮好
鼻注尺餘火浴無屍氣虞長孺兄弟與大衆所共
目擊

書王文旦事

王文旦者長興人家富而趨勢劉南坦尚書流寓
長興欲與土人結姻遂以其孫女婚文旦之長子
可賢尚書在日所以奉劉婦無所不至至沒後恩

禮頓哀婦不能堪文旦每督責其子讀書至加笞辱因詈數婦婦性故悍忿忿日積一日文旦方笞子罵婦婦從室中突出翁後奪杖反笞翁背遂截一指歸外氏親戚共議謂形跡太甚宜絕於王而外氏貧無以養王宜給田六十畝令食其租如之後文旦竟奪之田劉氏訟之謂文旦以翁奸婦不從而文旦報以通奸家人王劉交惡文旦謀之訟師謂長興令寬不如歸安令李松有風力能竟其

事遂歸心焉廉得李令所嘗寄耳目者八人使其腹心深結之因盛譽文旦於八人八人心歸之一日酒間文旦忽從外闌入與八人班坐八人相顧驚喜謂王公冠蓋交傾一時奈何肯齒錄吾等折節如是無不爭願爲王公死以故李令直文旦文旦又令人誘劉婦云若見李令無毀裝若尚書孫盛裝入李令且加禮顧視此老囚蒲伏泥土中不足快與劉婦信之於是李令大怒驟折辱劉婦坐

之重辟劉婦大忿激挾刃控守道前不得直遂呼
天自刎死時范屏麓狀元奉使歸里遍謁諸當事
者光寵眩耀而文旦故與范往來競疑其居間謗
書流傳不能自白南省臺疏入范與守道郡守俱
坐謫官李令文旦遣戍而海內咸稱長興劉氏真
烈婦矣後文旦卒得赦歸年八十餘見其次子可
教登鄉科而死今年庚子一孫某又登科趨勢故
通情文旦特甚然非大惡卒破家蒙惡名以終俗

呼聚鹿爲扒灰長興人盛呼扒灰王嫁女者爭避其家然得禍太過乃爲上天所憐反亨其子孫亦理也李今後亦得釋薦起官至中丞巡撫初爲令時有威斷雖不無所寄耳目然莫敢欺八人者蓋入文旦之術中亦非有意爲欺也偏信不察遂與禍偕可不戒哉獨范公之寃終不能明後爲奸民所持偏迫自經死人莫不以爲劉婦寃報即其子孫亦不知也豈其謫後不能以潔清自奮而然耶

抑多生業累所致不可逃與初王劉之獄今南掌
院趙公去亭爲烏程令受牒與李令共聽之李令
盛怒趙色自若因目授烏程諸隸令不預行杖遂
不及禍見幾知大體有足多者庚子末秋過苕溪
朱君采御史見招於蓮花莊新宅酒中因悉悉顛
末

記衙門舊例

癸未四月初十日前輩吳復庵召復官吳親兄爲

吳復庵檢討諱可行語及近例衙門入閣者講讀已下不問科第深淺率用晚侍生帖吳至嘉靖間想無此例對家兄言及輒不信嘗云分宜當國時有一檢討家居十九年既至與分宜公抗禮上坐用侍生白單帖分宜公亦不爲異蓋衙門稱晚生者惟七科前輩不論入閣與否又新進者於掌院學士稱晚生避馬余爲庶吉士數月信陽何公以宮諭改讀學掌院時請教閣師申公換晚生帖吳

又云辛未散館時申瑤老以宮允掌院未加學士
申瑤老不肯受晚生帖又途中相遇諸公避馬瑤
老亦下馬請作揖形跡甚不妥後請教江陵公用
晚侍生帖不避亦權宜也

敗龜板記事

王節齋先生素工醫撫蜀時患蟲病訪知青城山
有隱者能治招之不來乃躬造之一宿隱者脉之
云此蟲病也問何以致此乃詰其嘗所服藥云素

服補陰丸曰是矣其蟲乃龜板所致龜久生之物
惟敗板入藥不得已用生解者須酥炙極透應手
如粉者良少堅得人之生氣其生氣復續乃爲蟲
耳此非藥餌所治公自今壽尚三年也猶及生子
公遂歸三年生子而卒龜板良藥制不法一乖取禍
如此以節齋之善醫豈尚有此失醫可輕言哉庚寅
八月廿一日聞之姜子幹

楊髡像

孫太守游飛來峰見楊璉真伽像怒命石工截其
頭石工誤截地藏菩薩及侍者頭置獄中其頭常
滾獄中遂大疫命僧作七晝夜道場而疫不減乃
反其頭於冷泉亭傍游人踐踏輒病寺僧乃函供
他處而楊髡像竟無恙田叔禾作戮楊髡文亦不
知其誤楊髡像前作天女獻供併酒缸內置一杓
上刻楊璉真伽云云等字今亦殘毀乃竟遺禍於
地藏可笑也周申父說

趙鼻涕

臨安今有趙鼻涕者以其罷軟故得此名民有錢德明者持狀赴告狀稱錢德明年若干歲趙怒命行笞民不服曰汝欺我不稱今年若干歲而稱明年何也趙益以德爲民名而明字屬下文聞之覺捧腹高心田說今追記之

金澤利濟侯

于來峰先生云友人楊某者往移居青浦金澤寺

傍二月廿八日宿於寺與余同夢一老翁指楊曰渠榮我榮渠辱我辱既寤不知所謂明日偶至寺傍利濟侯廟見廟貌損壞相與歎息楊曰我曾拜許神後稍勝今當獨力任脩營之費始悟夢中老翁乃利濟侯也

王回子

海鹽王回子者以屠牛成家日命家丁行屠己主使而已一夏日偶觀縛牛忽裂縛崩角抵王就壁

踰時而放且復抵幸乘間得脫竟以傷重死牛奔渡水至秦駐山爲人所獲竟與主俱斃

尼化豬

海鹽城隍廟西有小庵比丘尼所居一尼年少好容冶盥面水常再三易後死見夢於他尼曰我以多用面水罰爲某家作黃膘豬明早就屠某處爾幸救我如不能亦來一看他尼如言赴之已就屠矣賣其肉果黃膘不堪食尼作踐面水似亦細過

而獲猪報況甚於此者可畏哉黃膘者肉腥臊世傳皆人所爲蓋人肉腥臊故也二事朱武原先生說

平政碑坊

嘉善縣平政碑坊陸蕢齋先生諱垞祖某實主其役備極堅固人曰奈何不憚煩費耶曰我恐以此累役人也後蕢齋先生仕爲都憲上司爲立碑坊縣令于業遂以都憲易平政是祖父爲乃孫計耳